

寒山诗的寒岩意象与日本幽玄之美

辛暨梅 费勇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62)

摘要:“寒山”是寒山诗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意象,其幽邃深远的气质与日本幽玄的审美品格有着多重契合。日本文人倾向于将“寒山”意象作为寒山子精神世界的象征,并强调其心性的深远;“入寒山”的解读中有着对“入幽玄之境”的觉悟;寒山幽奇境界的体悟来自于日本民族的山林崇拜,突出了万物有灵的神性。这种崇敬感正是来源于日本人对神秘又不可思议的幽玄之美的追求。

关键词:寒山诗 寒岩意象 幽玄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5)02-113-05

寒山诗东传日本后,便受到诸多日本文人的关注。关于寒山诗在日本的流布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立足于寒山诗与日本文艺的比较视野,考察寒山诗与日本山林自然观的交接与流通的相关研究却尚未出现。本文将从寒山诗幽绝的意境出发,窥探其寒岩意象与日本山林的幽玄美的多重契合与互动,从而考察日本传统文化对寒山诗在接受。

寒山诗三百余首,其中有大量描写寒岩的诗句,直接出现“寒山”二字的诗文也不胜枚举。“寒”意味着清冷,幽绝,既是寒山子冷僻清幽的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投射出他寒潭一般澄明的性格内涵。“寒山”除了代表本人的名号,也可以是地理位置的名称,表现“寒山”秀丽幽奇的风光和诗人在山上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类似的用法还有“寒岩”、“东岩”、“重岩”等,诸如“寒岩深更好”、“重岩我卜居”、“欲向东岩去”等,同样描述了天台翠屏山上幽冷的山林生活。“寒山”作为寒山诗里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意象,其本身的意境也有着丰富的内涵。

幽邃的“寒山”意象与日本中世文学的一个审美尺度“幽玄”之境有着相通之处。由幽及远,由玄得妙,“幽玄”是日本传统自然观中甚为重要的审美概念之一,可以说有自然风光的地方就会有日本人对幽玄境界的想象和抒发。因而,日本的文人学者们在解读“寒山”幽深绝妙的境界时,自然带有日本幽玄美的艺术眼光。日本学者松村昂曾评价“寒岩是连鸟儿也无法飞达的严峻之地,在清冽之中有着温吞的静寂”^{[1](P19)},飞鸟亦不能触及的高远之地,清冽突显幽邃,静寂得其玄妙,日本文人从“寒山”风光里领悟到“幽玄”的气韵,也是不足为奇的吧。

一、从“寒山”意象到“心深”

“寒山”既是地名,又是人名,这使得“寒山”二字的内涵丰富而别具寓意,甚至带有双关和隐喻的作用。寒山诗幽远高胜的气质和日本传统幽玄美的契合,令日本文人更倾向于结合“幽玄”的艺术特点来重新解读寒山诗和“寒山”意象,这是日本文人在接受和传扬寒山诗理念时的一个特点。

在解读“寒山”二字的意象时,日本人常常是将幽邃的意境和深远的心性相结合。他们认为“寒山”

收稿日期:2015-01-09

作者简介:辛暨梅,女,1985年生,江西南昌人,讲师,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日本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费勇,男,1965年生,浙江湖州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导,广州电视台副台长。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寒山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编号:留金发[2014]3026号。

具备精神家园的内层意义,直指“人的心性”。松原泰道在阅读“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时,就认为“虽是地名寒山,但实际指的是寒山子自身静寂的心境”^{[2](P112)},并且对“以我栖迟处,幽深难可论”里的“幽深”二字的理解是寒山子的“心的风光”。^{[2](P107)}松原把寒山所呈现的幽深意境以隐喻的方式和人的心性相类比,说明此处的心境是如同深邃的寒山一般意蕴深远的。

为什么日本的人文学者解读寒山诗时都十分注重“寒山”和“深远的心性”的结合呢。这与日本文人幽玄审美追求“有心”、“心深”的境界息息相关。

“幽玄”是日本歌论中的一个样式概念。镰仓时代歌道巨匠藤原俊成认为心词合一,带有飘忽不定的余情的状态就是“幽玄”。其子定家继承了“幽玄”体验的美学理念,提出了“有心”的艺术理想。他写道,“所谓优秀和歌,是无论吟咏什么,心都要‘深’”。也就是说,“有心”是最高艺术审美理想,并最重视“心深”。“心深”作为纯日语式的表达,讲究“回归于朴素的发问,在常识化的比喻中融入新的气息,到达与自然交感的普遍境界。伴随着恒常性并超越这种恒常性,带来一种‘奇迹式的’和歌的表现方式,就叫做‘词浅心深’”。^[3]在日本歌论史上,正是因为有了心深的意识和表现,“幽玄”才成为一种和歌的样式概念被日本人接受。

这种将幽玄意境与“心之深”相结合的艺术思路也投放在了对寒山意境的解读上。第一个明确将“寒山”意象和心性联系起来的人应该是释交易,他在著作《寒山子诗集管解》中对“人问寒山道”一诗有过细致的分析,诗如下:

人问寒山道,寒山道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舞朦胧。

似我何由界,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释交易对这里的“寒山道”的解读是,“五六七八句意谓寒山子之不动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者,犹须弥山之不动乎八方之风也,指此为山也,世人心不为外物之所动”。^{[4](P80)}“寒山”意味着不受运程盛衰、外界利益得失、不计较称誉或讥讽的心境状态。这就将“寒山”表层的自然意义转向了人的精神和心灵,显示出“寒山”在精神层面的意义。

白隐禅师在此基础上更为深入地阐明了“寒山”意象与心性的关联,提示了心性的深远性。他对此诗评注道,“君所为心者,逐声色取舍底识神,随好丑爱憎底妄心,是名生灭之心,是为生死本根,岂其梦亦得见寒山哉……是故道,寒山路不通。所恨君向心生灭门住著,我向心真如门游履。是故心不同,到亦不能而已。”^{[5](P20-21)}白隐认为,追随外在的容颜美丑或情欲爱憎所生之心是生灭之心,而寒山道所指的心性应该是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和痛苦,无关物质与情欲的心灵状态。因为心性的不同,使得凡人无法进入真正的寒山之道。这不仅将“寒山”幽邃的意境作为人的“心境”的隐喻,也表明寒山的心性异于常人,不流于世俗而深藏于山间,从而强调了寒山心境的深远。其后,若生国荣、渡边海旭、久须本文雄等日本文人对“寒山”意象的认知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白隐的观点,强化了“寒山”意象对“深远的心性”的象征意义。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寒山”是精神家园和人的精神内涵,认为寒山意象“被诗人赋予了心境、禅境、诗境等多种含义”。^{[6](P242)}而日本文人则更加集中于“寒山”对“心”的隐喻作用,以心性的深远作为“寒山”意象的评断特征之一。这一点,和日本人在分析幽玄意境时对创作主体的评价往往落脚于“有心”和“心深”的艺术思路是吻合的。

于日本文人而言,“寒山”意象连接着“深远的心性”,但此处的“心深”不是说诗歌意境的含蕴深远,而是指寒山本人在创作过程中自身心境的深远。与此相对,中国学者认为“寒山”意象所表达的意境是多重的,既可以是“诗人清静悠闲的心境,又表现了物我如一、触目菩提的禅境,同时也营造了诗歌高远冲淡的意境。”^{[6](P242)}中日学者出现观点的差别是因为,日本幽玄所讲究的“心深”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精神内涵,并不是对作品本体而言。心是主观意识,也是精神指向,深代表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含蕴度,以及主体艺术意识上的抽象性和深远性。因此,不论是释交易还是白隐禅师,他们在评注中“心”的意指对象都是寒山子本人,而不涉及诗的意境。

昭和时代之后,更多的日本学者参与到对寒山诗的解读中,西谷启治进一步肯定了“深远的心性”的内涵,认为“将自然景物与人的心灵相融合,正是东洋人心性的本源”。^{[7](P97-100)}西谷不是将寒山作为一种外来文

化而探究其心性,而是在“幽奇的寒岩”与“深远的心性”的融合与解读中反观自身文化,将“心之深”作为终极的价值依据,省悟本民族的心之本性。进一步从审美价值的意义上说,“将自然景物与人的心灵相融合”,说明诗歌的“深”既是审美主体精神世界的“心深”,也包含了将主观精神与客观景物的交互融合。西谷的解读是将审美意义上对“深”的理解置于精神价值体系中,对东洋人心性本源的指向也触动了日本人对自身“美”的深度和“美”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可以说,日本文人对幽远的“寒山”意象的解读带着强烈的精神价值趋向,“深远的心性”成为“寒山”意象的内层象征,亦连通着日本人对自身心灵本源的思考。

二、从“入寒山”到“入幽玄”

日本幽玄的美学概念中,有“入幽玄之境”的说法。日本歌论中第一次用到幽玄的说法是《古今和歌集》。这部编成于10世纪的歌集序篇分为“真名序”和“假名序”两种,即汉文序和日文序,其中的“假名序”以“或事关神异,或兴入幽玄”来表述和歌内容的生成。这既是首次在歌论中肯定了“幽玄”在和歌艺术中的地位,也明确指出了达到“幽玄”的表现方法。“兴”代表兴趣,旨趣,是指诗歌的情感;“入”,是一个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由显及隐的动作,意为进入,这个方向性的动词显示了“入”的深度模式。因此,“‘幽玄’是一种包裹的,收束的,含蕴的,内聚的状态,所以‘幽玄’只能‘入’”。^{[8](P107)}也就是说,要达到“幽玄”的意境,不论是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还是创作主体的感性情趣,都必须完成由外界进入内部,潜行至深处的过程。并且,“入”的动作将诗歌的情感带动起来,情感随着物境的深入而层层叠进,情境在最深沉处收聚合一,突显了“幽玄”的含蕴的深远性和沉潜性。其后,“入幽玄”成为了一种固定搭配,也称为“入幽玄之境”。

寒山意象和日本幽玄气质十分契合,“入”的思维也体现在日本文人对“寒山”意象的解读中。日本文人带着“入”的眼光来看待寒山的幽邃境界和诗人高深的心境的统一。例如,白隐禅师、渡边海旭和若生国荣对于“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这句诗的诠释分别如下:

白隐禅师在诗注中提及:“此诗述寒山高胜,以叹人无入得”。^{[5](P20-21)}

渡边海旭指出:“此诗中寒山披沥了自己入得的境地……感叹到达寒山的旅途极其艰难,并非能容易悟透”。

若生国荣认为:“感叹寒山高胜,诸人不能入得”。^{[4](P83)}

三位对“寒山道”的理解都用了“入得”这个词。实际上,“入寒山”与“入幽玄”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要进入寒山奇胜的境界,得其玄妙,绝非一般世人可以做到。即使四处询问寒山路在何处,如果未能透彻的领悟,也无法真正进入寒山之道,只能“以叹人无入得”。这一方面说明攀登寒山的艰险困难,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寒山的深不可测,外界的人如果要想了解寒山的玄妙,知晓寒山的生活,就得由市井世俗之外行进山岩丛林,完成一种由外入内的“深度模式”。并且,渡边将“入得”寒山理解为“并非容易透悟”,需要“透彻理解入得的境地”,是将深远的山境与透悟的心境聚合在一起,世人在走入寒岩的过程中既体悟山林的深邃,又能体味诗人心性的沉潜,是情境的统一和内聚。“入寒山”象征着旅途和心性的“深度模式”,在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行运中,人心亦随之收束内聚,体悟到山境的幽暗缥缈,情致的含蕴机微,情与境都在逐渐深入的旅程中聚拢融合。可以说,在“入”所传达的由外及里的“深度模式”上,以及情境的内聚和含蕴性上,日本文人以“入得”的角度来阐释寒山道,是与“入幽玄之境”有着共通之处的。

日本歌论中“入幽玄之境”的“入”还有着摆脱世俗生活的涵义。镰仓时代,慈镇和尚曾经在《愚管抄》卷四论述后三条天皇,他写道:

时代末世,天下大变。后三条天皇在这末世,将一切都托付给臣下,一任臣下处置,内入幽玄之境,末代人心不稳。……人云,宫禁之事,令人深感幽玄。^{[9](P38)}

对于慈镇和尚来说,天皇幽深而居,不问朝事,便是一种幽玄。天皇将一切政务交予臣下,“作为皇上被人置于深奥不可测的地方,而不再主持朝廷政治,从而就入了‘幽玄之境’了”。^{[9](P38)}“宫禁之事,令人深感幽玄”,说明天皇不受日常世俗的束缚,置身于深幽之处,才能更加体悟到幽玄。即是说,“内入幽玄之境”需要不再过问朝政,摆脱世间功名和利禄的干扰,将自己与外在隔绝。可以说,“入幽玄之境”包

含着摆脱世俗,不过问日常生活,深居幽处的涵义。

这种“入幽玄”的内涵也体现在了日本文人对寒山诗的阐述中。同样是“入寒山道”这句诗,释交易指出,“能似寒山子,则是所谓到寒山中者也,岂可劳运步而到哉,山云,山云叠巘层嶂云乎哉,无心即是山也,君心不似我心,未如之何也已矣”。^{[4](P80)}普通的山道,可以步行而至,但若是要“入寒山”,就不能仅仅依靠运步,而是需要不受外界干扰的清静心境,入山之幽深,得心之精深,自然而入于寒山之中。寒山幽奇高远,寒山子深居其中,不问世间虚名与毁誉,过着清冷闲寂的生活。对于释交易来说,“入寒山”如同“入幽玄”一样需要摒弃凡尘,摆脱俗世,身居幽处的清静之心。甚至可以说,“入寒山”是“入幽玄之境”的一个通道,通过清净心性的修为,得以入寒山道,至心深处。

因此,在日本文人“入寒山”的解读中有着对“入幽玄之境”的洞察与期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在诗文意境上对由外入内的“深度模式”、内蕴沉潜的艺术品格的追求,以及在精神修为上对寒山摆脱世俗、深居幽处、内沉不露的境界的认同。

三、从“幽奇之境”到“万物有灵”

幽玄的另一个特征是“超自然性”,神秘性,不可思议的自然和意境。尤其对山林自然的描绘,强调神圣的、难以言喻的、有隐蔽性的、甚至变幻莫测、神秘难解的艺术境界。区别于西方人理论式的认知方式,东洋文化在心性上的把握偏向于直观的、体悟式的心理追求。因此,日本文学中幽玄的具体表现蕴含着灵妙的一面。在艺术表现上,力图在变化的世界中瞥见事物永恒的存在方式,以及洞彻万物滋长的秘密所在。作为一种精神的回响,幽玄追求着生命律动的灵性,以及神秘而不可测的事物的体认,从而完成了与自然创造力的感性接触。

幽玄崇尚神秘感和不可思议的意境,这种理念的源头在于“万物有灵”的认知。在日本传统的山林自然观中,古木深山都具有天然的神性,被视为神秘而威严的存在。日本古老的传说与物语文学中,自然与神灵化为一体,连神的降临也常常依附于山林树木的顶端。因此,“日本人认为国土和山川草木都有灵性,将山川看作是神的化身,作为其崇拜的对象”。^{[10](P30)}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情,并将这份神圣感融合于山水诗文间,吟咏出自然蕴藏的内层生命力和超凡的灵妙之趣。因此,日本文学在对幽玄之美的表现上,倾向于突显内在神秘的不可思议感与灵性,不拘泥于外物的形式。

超越事物形式上的单纯性,强调精神的灵趣与神奇,日本人的这种理念也带入了对寒山幽奇之境的解读中。

以“寒山多幽奇”一诗为例。诗为:

寒山多幽奇,登者但恒惧。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

凋梅雪作花,朽木云充叶。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

寒山创作了众多的山林隐逸诗,其中“寒山多幽奇”可以称为寒岩诗作中的代表作,项楚评价此诗时还将“凋梅雪作花,朽木云充叶”两句称为“神来之笔”。这首诗描绘出寒山的山岩高远奇峻、幽深鲜灵的意境,极具画面感。第一句的“幽奇”二字表现了寒岩之深邃幽远,进而又以“登者但恒惧”展现山势之险峻奇绝,应该说“幽”与“奇”是相生相长的。然而,日本学者对这首诗的理解却强调了万物有灵的神圣感,突出寒岩的奇幻与灵气。例如,入矢义高曾对此诗评注道,“寒山上多处是世间少有的不可思议的景象,前来登山者皆生畏惧,不敢前行”^{[11](P47-48)}。登山的恐惧不仅仅来源于陡峭的山壁,还源于攀登途中“不可思议”的未知力量,以“不可思议”来表达寒岩的险峻,突显出自然神秘而不可测的震慑力。

除此之外,“凋梅雪作花,朽木云充叶”一句展现出雪与花,云与叶交错的奇趣场景。西谷启治针对此句注释道,“雪与云的严冬景色,成就一种‘幻’像之美。在深冬出现的幻象风光正是来自‘自然的造化’”。^{[12](P122-123)}雪与花的融合,云与叶的交织,形成了一副奇幻生动的画面,雪花和云叶此刻都有了鲜活的生命,彼此相生相融。这种“幻像之美”的触碰,实际蕴含着日本传统自然观里对山川神灵的崇拜,将寒山的幽奇与深山野林里缥缈的神性和灵逸的旨趣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难以把握又无法言明的奇幻情景造就了“神秘而不可测的美的情趣”,从而呈现自然之大美,并融通于诗文之中。

最后一句“触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呈现出一种不能以科学明喻的自然景观,“触雨转鲜灵”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非凡奇景。正因为稍纵即逝,才一下子令幽深的山岩景象具有了动态感官,鲜活的景物融入情境中,人的内心也跟着生动起来。中国学者项楚将诗文中的“鲜灵”一词理解为“鲜活,充满生机”^{[13](P386)},而松山昂却评注为“新鲜而灵妙之姿”^{[14](P219)},山岩的姿态除了鲜活之外还增添了灵动神妙之色。值得注意的是,西谷启治将这一句作为整首诗的根基,认为寒岩的深处,有人们无法靠近的地方。他进而诠释道,“生死流转的世界迷运散去,业海与暴风雨得以平息,触雨之后转为鲜灵,佛界魔界,净土秽土,天上地下,大虚空中阴翳消散转晴,此辽阔之景象寄意于‘晴’一字之上”^{[12](P126-127)},在此日本文人甚至把寒山的幽奇之境和自然界的神圣感与虚空的超然物象联系在一起。自然之美超越于万物之上,到达生命存在的本源,在幽深奇胜的山岩深处,可以体悟到宇宙虚空的辽阔与生死流转的迷运,这正是将生命的灵动注入寒山绝景的结果。

可以说,日本人对寒山幽远奇妙境界的体悟代入了对万物有灵的自然的神圣造化,将寒山峻岩看成是自然山川的神圣造化,突出了寒岩的空灵与缥缈。这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性与神秘性,正是来自于日本人对扑朔迷离又超然物外的幽玄美的提炼与追求。

寒山诗意境幽邃,气象深远。寒岩的意象无论是幽暗的色调还是含蓄的气韵都和日本“幽玄”审美的艺术品质不谋而合,这也令日本文人往往立足于“幽玄”的艺术特征来诠释寒山诗。“心深”作为幽玄在创作主体上的具体表现,使得日本古典文学对“寒山”意象的诠释集中于寒山子深远的心性的范畴;“入寒山”的解读中有着对“入幽玄之境”的觉悟,由此可以窥探到日本文学在诗文艺境上追求由外入内的“深度模式”,内聚沉潜的艺术品格,以及在内在修为上崇尚寒山子一般不拘世俗、深居幽处的精神境界;寒山幽奇境界的体悟来自于日本民族的山林崇拜,将寒岩看成是山川神木的造化,突出了寒岩的神性,这种崇敬感正是来源于日本人对神秘又不可思议的幽玄美的追求。可以说,在日本文人的解读中,寒山的幽深意境乃至寒山诗的悠远格调都显露出在日本文学的传统语境下独具一格的艺术想象。

参考文献:

- [1] 松村昂. 澡堂里阅读的寒山拾得[M]. 京都:世界思想社,1996.
- [2] 松原泰道. 青春漂泊——行走于寒山诗的世界[M]. 东京:读卖新闻社,1973.
- [3] 山本一. 幽玄—和歌式表现的周缘[J]. 日本文学,1994(7).
- [4] 郑文全. 白隐与寒山诗解读——以《入寒山道》为例[A]. 王志松. 文化移植与方法—东亚的训读·翻案·翻译[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5] 白隐禅师. 寒山诗阐提记闻[M]. 京都:贝叶书院,日本古刊本.
- [6] 钱学烈. 碧潭秋月映寒山——寒山诗解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7] 西谷启治. 西谷启治著作集第十二卷[M]. 东京:创文社,1986.
- [8] 王向远. 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 [9] 能势朝次. 大西克礼日本幽玄[M]. 王向远译,北京: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2011.
- [10] 叶渭渠. 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1] 入矢义高. 寒山[M]. 东京:岩波书店,1958.
- [12] 西谷启治. 寒山诗[M]. 东京:筑摩书房,1986.
- [13] 项楚. 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4] 松山昂. 入谷仙介. 寒山诗[M]. 东京:筑摩书房,1972.

责任编辑:春 晓

The Image of Cold Rock in Han Shan's Poems and the Japanese Aesthetics of Deep Mystery

Xin Qimei, Fei Yong

Abstract: “Cold mountain” is a very typical image in Han Shan's poems. Its character of deep, profound and quiet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Japanese aesthetics of deep and mystery. Japanese elite tend to consider “cold mountain” as the symbol of the spiritual world of Han Shan, emphasizing the depth of his mind and character. “Entering the cold mountain” is comprehended as an enlightening towards the realm of deep mystery. This comprehension is originated in the Japanese national worship for the mountain and the forests, highlighting an animist divinity. This sense of veneration is manifested in Japanese people's aesthetic pursue for the mysterious and inconceivable beauty of depth and quiet.

Key words: Han Shan's poems; the image of cold rocks; deep mystery